



白女神
黑女神

Weiße Göttin,
Schwarze Göttin

顧彬 著



白女神・黑女神

作者 顧彬 (Wolfgang Kubin)
譯者 顧彬 (Wolfgang Kubin)、張依蘋 (Chantelle Tiong)
責任編輯 黃姣潔
圖文排版 賴英珍
封面設計 李孟瑾
封面題字 歐陽江河

出版策劃 釀出版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
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
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
博訊書網：<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>

出版日期 2011年5月 BOD一版
定價 32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)
Copyright © 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目 錄

在兩個愛之間——序 顧彬詩集《白女神·黑女神》

／王家新 003

詩歌的語言，世界的語言或世界詩歌與世界語言

／顧彬著、張依蘋譯 011

黑部

1

Ohne Tinte in Malakka 027

墨非馬六甲 029

Without Ink in Malacca 031

Tanpa Ink di Melaka 033

2

Beinecke: Bibliothek für seltene Bücher 035

Beinecke: 稀有書與手稿圖書館 037

Beinecke: Manuscript and Rare Book Library 040

Beinecke: Perpustakaan untuk Manuskript dan Buku Perdana 042

3

Yale 044

耶魯 046

Yale 048

Yale 050

4

Notizen aus KL 052

KL筆記 054

Notes from KL 056

Nota dari KL 058

5

Apropos Rosen 060

終究玫瑰 062

By the way, Roses 065

Walaubagaimanapun, Mawar 067

6

Lacrimae mundi 069

世界的眼淚 071

Tears of the World 074

Air Mata Dunia 076

7

Jedesmal danach 078

每次之後 080

Everytime after 082

Selepas setiap kali 084

8

Das neue Lied von der alten Verzweiflung 086

新離騷 088

- A New song of old despair 090
Lagu Baru dari Kekecewaan Lama 092

白部

1

- Madison aus der Luft und von der Erde 097
陌地生來自天與地 099
Madison from the Heaven and Earth 101
Madison dari Langit dan Tanah 103

2

- Du bringst das Licht 105
你帶來光 108
You Bring the Light 111
Kamu bawa Cahaya 114

3

- Holzlar. Evangelischer Friedhof 117
Holzlar · 新教徒墓地 119
Holzlar. Protestant Cemetery 121
Holzlar. Tempat Perkuburan Protestant 123

4

- Konfuzius, Sarah und Düsseldorf 125
孔夫子· 莎拉· 杜塞爾多夫 127
Confucius, Sarah and Düsseldorf 129
Konfucius, Sarah dan Düsseldorf 131

5

Bonn. Dritte Erinnerung 133

波恩・第三回憶 134

Bonn. Third Memory 136

Bonn. Ingatan Ketiga 137

6

Arts Centre Revisited 138

藝術中心重訪 140

Arts Centre Revisited 142

Pusat Seni dikunjungi lagi 144

7

Weißer Göttin, schwarze Göttin 146

白女神・黑女神 148

White Goddess, Black Goddess 150

Dewi Putih, Dewi Hitam 152

翻譯的翻譯 155

白女神・黑女神

Weißer Göttin, schwarze Göttin

顧彬 Wolfgang Kubin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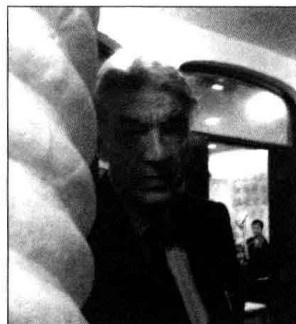
顧彬 Wolfgang Kubin、張依蘋 Chantelle Tiong 合譯

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

「雙福文學出版基金」2009年度翻譯獎，

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。

沃爾夫岡·顧彬 (Wolfgang Kubin)



1945年12月17日出生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城。1973年獲波恩大學漢學博士學位，1974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，1977年至1985年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講師，教授二十世紀文學及藝術，1985年起任教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，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。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作品，中西思想史，哲學與神學等，以德文，英文，中文出版專著，編著，譯著作達五十多部，如詩集《新離騷》、《愚人塔》、《影舞者》及《世界的眼淚》，學術著作《中國詩歌藝術史》、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，譯著《魯迅選集》（六卷本）等，以及三本北島詩集、三本梁秉鈞詩集、兩本楊煉詩文集、一本翟永明詩集、一本歐陽江河詩集、一本王家新詩集等。本書是顧彬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著作。

在兩個愛之間

——序 顧彬詩集《白女神·黑女神》

王家新

顧彬先生有很多身份：漢學家，教授，翻譯家，批評家，一位經常在媒體上出現的人物，等等，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，這是一位可以坐在一起「把酒論詩」的詩人和朋友——實際上我們也經常這樣做。在德國，他請我喝啤酒，而且使我知道了北德啤酒和南德啤酒在口味上的區別，在中國，我則請他喝二鍋頭，有時是五糧液，後來這兩種酒都成了他關於中國現、當代文學的著名比喻。「把酒論詩」之時，他的話並不多，往往是在認真地傾聽，但有時——這往往是在人多嘴雜的場合，他聽著聽著就打瞌睡了。他太累了嗎？是的（在中國，他往往一天要做兩個報告，還被記者們纏住不放）。而在這樣的時刻，我就不禁想起了他自己的一句詩：「疲倦的詩人／在走向詩的路上」。

的確，他就一直這樣疲倦而又不倦地走在通向詩的路上。我最早讀到他的翻譯過來的詩，是他和北島合譯的《新離騷》、《中國晚餐》等，並立刻受到吸引；去年，又讀到他簽名送我的《顧彬詩選》（莫光華、賀驥、林克譯，四川文藝出版社），這是他作品的第一個中譯本，我有了更多的發現的喜悅，「二十四

曾是件衣裳／裏面光亮／外面夜」，作為一個熟悉的老朋友，他多少讓我也感到有點驚異了。

現在，我又很高興地讀到張依蘋女士翻譯的他的一本新詩集《白女神，黑女神》。我不僅佩服於他的多產，更驚歎於他那活生生的靈感和變幻莫測的語言能力：

……米是白的，米是黑的。

她用一把刀分析這些。

分界是最亮的鏡子。

它切開白，它切開黑。

山上的太陽太強，

飛龍捉不著她。

白女神走來腳步太輕快，

在通道之上她變成黑女神。

她在那兒久久尋找梳子。

這樣的詩，我一讀再讀，並深受魅惑。這樣的詩，無論把它放在什麼樣的範圍看，我相信，它都是「一流」的。

當然，全面評價顧彬的詩歌不是我所能做的事。我在這裏只能談感觸最深的幾點。首先我要說的是，顧彬先生有一顆極其敏感的詩心。讀他的詩，我不斷驚異的就是這一點，為了其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，比如「現在我們走向無盡的藍／且學習，杯子也可以帶出去散步」（《Yale》），據說這是他在美國的經

驗（而歐洲人大都是坐著享受他們的咖啡的）。幾年前在紐約，看到街上匆匆行走的人們手中握著一紙杯咖啡，我也曾很好奇，但我怎麼從來沒有想到把它寫入詩中呢？——這就是我自己的遲鈍了。

由此我明白了為什麼顧彬總是隨身帶一個小本子，並隨時在上面記下一些什麼（也許，繆斯就在那一刻光臨）。我還想起了他隨身背的那種年輕人才背的背包。這麼一位著名學者、教授背這種背包，似乎和其身份不協調，但這就是顧彬。出席學術會議他會堅持穿上西裝。背上這種背包，他就是一個世界的旅遊者、發現者和詩人了。他把它變成了一個詩的行囊。

回到上面的詩「杯子也可以帶出去散步」，我不禁要問：這是一隻什麼樣的杯子？是詩人帶著它出去散步？還是它帶著一個詩人出去散步？

讀顧彬的詩，讓我深感興趣的，還在於他那特殊的不同於一般詩人的吸收能力和轉化能力，我想，這不僅是詩意上的，還是語言文化意義上的。作為一個漢學家，同時作為一個詩人，他穿越於不同的語言文化之間，「我們喜歡冰水，／不喜歡熱湯，／我們喜歡明亮魚缸，／不喜歡黑鍋」，一頓中國晚餐，竟讓他產生了這樣奇妙的靈感；而一句中國歌詞「花兒為什麼這樣紅」和一些中國語境中的辭彙如「表揚」之類，也被他別具匠心地引入了詩中。這種挪用、改寫和「陌生化」手法，已成為他詩中慣用的語言策略了。

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蘭所說的「我從兩個杯子喝酒」（「Ich trink Wein aus zwei Glaesern」），顧彬也恰好是這樣的詩人。在作為譯者時，他是一位詩人（這就是為什麼他翻譯的中國詩會獲

得成功)；在作為詩人時，他同時又是一位譯者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，他能「從葡萄酒杯喝出杜松子酒」(《Yale》)。我甚至猜想在他那裏也潛在著某種「雙語寫作」，當然，他寫的是德語，但顯然，他運用了漢語的辭彙、語法和意象重新改寫了他的德語。他看世界的眼光也體現了某種「視野融合」。這裏舉個例子，如《白女神，黑女神》中的「山上的太陽太強，／飛龍捉不著她」，這首譯作是他和張依蘋女士合作的產物，把詩中的蜻蜓(dragonfly)譯為「飛龍」，我猜這可能首先出自張依蘋女士的創意(正如她執意地把「Apropos Rosen」譯為「終究玫瑰」一樣)，但我想——據我對顧彬的瞭解，這也正合他那要重新「發明」德語的企圖！借助於中國神話，蜻蜓變成了飛龍，並為這首詩陡然帶來一種語言的神力。這樣的再度創作，為原作增輝。

一位德國評論家曾稱顧彬為「偉大的仲介者」(見《顧彬詩選》薩托里烏斯之序)。我想，這不僅指他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。他的創作，同樣處在不同語言文化的交匯處。「詩人作為譯者」，這就是他所屬的詩人類型。他不僅從他自己的生活中，還要從不同的語言文化中來譯解詩歌這種「未知語言」。他全部的創作，就朝向了這種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「世界詩歌」。

當然，這是一個大膽的、也會引起爭論的設想。但不管怎麼說，顧彬的詩，不僅出自一位漢學家詩人的一己癖好，它提示著當今這個時代某種詩歌的趨向。這就是它的某種普遍性意義之所在。

重要的是，他已寫出了這樣的作品。他這些在跨越邊界的途中寫下的詩，本身就是「世界詩歌」的產物。這不僅是題材意

義上的，這要從內裏來看，「山上的太陽太強，／飛龍捉不著她」，很中國，但又很德國——在德語中，「太陽」這個詞為陰性詞，飛龍捉不著「她」！這樣的詩，本身就融合了多種語言文化元素。它不僅產生了一種張力，還使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詩歌的可能性。

而這種努力，在顧彬那裏我看到，不僅出自一種興趣，更出自一個人深沉的內在要求。這就是他的詩之所以為我所認同的更根本的原因。他置身於不同語言文化之間，但他的詩不是文化獵奇，也不僅是那種修辭學意義上的雙語遊戲。他不斷地「朝向他者」，而又立足於自身的存在——一種內省的不斷受到困擾的個人存在。這就是他的「嚴肅性」之所在。因此他的詩，不僅伴隨著「語言的歡樂」，伴隨著一種反諷和幽默，也總是帶著他的沉思和追問，它們把我們引向了對一些人生更根本問題的關切：「在八大關之間／一條路太少，／在兩個愛之間／一個愛太多」（《你帶來光》），這又是一種充滿悖論的發現，在「兩個愛」之間的發現——發現「一個愛太多」，他已承受不起，或者說發現他只有一個愛，而這一個愛，足以葬送一個詩人的一生。

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愛？別問詩人，問我們自己吧。

《終究玫瑰》這首詩，是一首很德國、很顧彬的詩。它有著沉鬱的語調和嚴謹的形式，在繁複中，又有著某種疼痛感和瞬間的銳利。它有著那種德國式的「存在之思」，而又穿插著一些感性的、精確的細節。這首詩的最後，以那種我們都有過的在機場或大商場順著電扶梯而下的經驗，留下了一幅讓人難忘的畫面：

……彷彿一張臉，消逝在電扶梯之上，
俯瞰著，另一張臉消逝在下墜裏，
如此遊移猶疑，使最後之花也墜落了。

不知怎麼的，讀到這裏，我竟想到了龐德的《地鐵站上》，甚至想到了在地獄中穿行的但丁。我們自己就處在這一節節的下墜之中嗎？是的，詩人把我們帶到了這一語言的行列，消逝著，「俯瞰著」，同時也被「俯瞰著」。正因為如此，我記住了該詩中的另外一句：「你如此在自身消失之中作為詩人」！

我被這樣的詩深深觸動了。作為一個「疲倦的詩人」，這位我所尊敬的、年歲比我大一輪的朋友，很可能要比我自己更深切地體會到時間的力量——那在無形中使我們每一個人變化和消失的力量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他又要在自身的不斷消失之中「作為詩人」而存在著，抵抗著，感受著。這就是他作為「時間的人質」（帕斯捷爾納克語）對自身的「終究」確認！

如果這樣來讀，這一句詩就不僅有了它的張力。它把我們帶入了存在之詩中。

那麼，在時間的流逝中，在玫瑰花瓣的凋落中，在自身的不斷消失中，作為一個詩人意味著什麼呢？這裏，似乎荷爾德林早就替顧彬做了回答：「但詩人，創建那持存的東西」。（《追憶》）

作為一個詩人，顧彬的一生，都奉獻於此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彼此引為同道的理由。「……石頭之下五百可憐靈魂之一，陪伴著我們，乞求著：／擁抱我，餵養我，讓我再次化為你身

體」(《墨非麻六甲》)，他聽到了這種哀切的低喚。在兩個愛之間，他再次感到了他那唯一的愛。他用德語餵養它，用漢語餵養它，而它還在無休止地要求！

的確，一個愛太多。而我們都是她的僕人和學徒。

2011年2月1日，北京慧谷陽光



白女神・黒女神

Weiße Göttin, schwarze Göttin

詩歌的語言，世界的語言 或世界詩歌與世界語言

顧彬（Wolfgang Kubin）

張依蘋（Chantelle Tiong）譯

Il faut être absolument moderne!

（Rimbaud）

雖然詩歌在當下被稱作已死，詩歌節在德國還是相當普遍，獲得國際公眾踴躍參與。連明斯特或埃爾蘭根這樣的小城，也邀請遍及全世界的詩人來朗誦他們的母語詩歌。他們的德國聽眾可能不曾學習任何他們在所有朗誦會面對的語言。當然，向來備有翻譯，在牆上，在一本冊子裡或在耳機。但禮堂裡很多人不需甚至是不需要翻譯；他們想聽的正是詩人發出的聲音，詩人的聲音。他們可能閉上眼睛，為了聆聽連一丁點也不理解的詞。口語的詞似乎為他們藏有某種翻譯者沒有辦法「挽救」的事物。

我親自經歷過這種「奇怪」的聽，幾年前正當鄭愁予（1934-）以中文朗誦他的詩歌時，在州立波恩展覽廳（2004）。已故波恩「語言與文學屋」主任凱琳·亨柏·蘇絲（Karin Hempel-Soos, 1939-2009），在世喜愛與中國詩人楊煉（1955-）一起寫詩的女詩人，她當時人在現場而為這位老「台灣籍」詩人